

譚輅

譚輅卷下

長洲張鳳翼[illegible]

世人多好名。不知名成而毀隨之，不若無名之愈也。世人多好利。不知利入而害隨之，不若無利之安也。是故仁者不近名，君子罕言利。

夫爭名者名必損，爭利者利必奪。故黃霸之嚴峻于治郡，石崇之禍至于市曹，可不戒哉。

今人營營謀利，不知止足。將爲身計，則身之壽考不可知；將爲子孫計，則子孫之賢否不可必。

知鬼神之不必有知，則不當祈福；知鬼神之必有知，則不

當爲非。

瑚璉飾而闕焉。不若燕砆之在璞也。梗柟斷而小焉。不若樗杉之在山也。故才有以不試爲長。力有以不賈爲勇。

火見日則熄。火之不如日也。明矣。然隆冬濡衣。見日猶凍。向火則釋。無他也。大而遠。不若小而近也。

天下有大盜。而跖其小者也。曹馬盜人天下。呂黃盜人國。可謂能盜。其究皆不免禍。至有欺世盜名者。所盜無形。宜若可免禍。而亦有顯報。蓋名者造化之所忌也。不可以大位厚貲盜之也。討世間物。惟一閑字可盜。語云。偷閒。偷即盜之謂也。惟盜此。庶幾無禍。然閒亦未易可盜

故曰不是閒人閒不得。

客問詩自四言而五言。自五言而七言。如琴之有五絃。然後有七絃乎。予曰不然。昔人謂五言始蘇李。故曰河梁體。前此易水歌則七言二句。拔山歌則七言四句。大風歌則七言三句。是秦漢之際。已有七言矣。豈因五言而漸益哉。

劉季緒才不能逮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此習日甚一日。加以貪緣請托。遂令西施却坐。嫫毋入帷。田巴大行。魯連退舍。欲望孫陽于異代。豈易易哉。昔徐陵為一代文宗。未嘗詆訶作者。宜其令終也。

陸士衡詩云。玄冕無醜士。治服使我妍。然則潤身生色之云非乎。夫徒見玄冕之妍。則必以冠可彈而不可挂。褐可釋而不可服。所謂知進而不知退者也。迨其及也。乃思華亭鶴唳晚矣。

潘岳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後與崇同詣市曹。及宋道璵贈張始均詩。皆成詩讖。詩讖之說起此。

何無忌酷似其舅。此晉人語也。唐人詩句便用之。似舅即賢甥。夫唐人用晉人事。猶今人用宋事也。前輩有以用宋元事為不佳者。亦未之思乎。

杜少陵詩。謂當今海內為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白時流

寓在山東，故云山東李白，非白果山東人也。用脩太史辨之似矣。獨以白慕謝安風流，自號東山李白，而杜詩亦是說東山，後人乃倒用之，得無失之鑿乎。

張華博物志言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乘槎入海，見織女及牽牛。人云問嚴君平云云，並未言張騫。而荊楚歲時記以此事屬之張騫，何耶。豈因少陵詩有奉使虛隨八月槎之句耶，或杜因荊楚傳聞而作耶。然虛字亦自可味。

作詩雖有形容處，亦須近實。若不覺井晨東，只要形容貧，不知井東事何嘗有。惜不以叅字易井字。

學古人詩亦須擇其佳境如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誰不知為杜語苟效此口吻便是老頭巾矣

昔人謂子美詩若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是就成敗論非斷案也吳亦豈易吞哉孔明本意只是可與為援但吳人以彼之得志為我之憂故有襲關之事要之赤壁之役非德漢也不欲劉之并于曹也荊州之役非德魏也不欲曹之入于劉也大都為己謀耳

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自是詩人之致要其事理操下江陵以來師已老氣已驕而東吳君臣以精勵之識兢業之慮應之即無火攻之便亦足以固守豈

有破亡之理而使二喬爲所虜哉故曰說詩者不以辭害意。

論學者自周孔而後言必推宋儒然則漢唐諸儒若董若韓豈出宋儒下哉即今論詩者必以爲唐不如漢宋元不如唐似矣獨不思風會之流時各有盛古詩則盛乎漢魏流而六朝漸覺綺靡初唐諸賢力挽之其體漸正近體至盛唐固臻妙境至晚唐宋元亦有合調者必曰兩漢盛唐後無詩直至何李始復古然則宋元以至國初諸君豈無一言幾于古哉要之作詩者不必有蹊徑論詩者不必有成心。

論詩當觀樹木。其心術。根也。人品。幹也。學力。枝葉也。辭華花萼也。若專就詩論詩。而不求其心。亦非深于詩者。故觀結廬之釋。則知閒雅出于素履。讀聞笛之詠。則知慷慨發于由衷。苟非其人。則華而不實。雖能大言。終是懊恧。

昔人謂絳灌無文。隨陸無武。予謂絳灌以百戰之餘。能將順漢文守成之業。未爲無文。隨陸以三寸舌下英布。服尉佗。不可謂無武。今文士攘臂談兵。武弁爭先擒觚。自謂術文甲兵術。期露布在是。則吾不知矣。

魏元忠云。言文者以辭華爲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以騎

射爲先而不知方畧。故陸機著論辨亡無救河梁之敗。
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鄢陵之師。旨哉言也。宋讓光云。
才應經邦。惟令策試武。能制敵止。驗彎弧。亦是此意。
昔蔡邕至會稽、論趙曄詩細而歎息、以爲長于論衡。今論
衡具傳、而詩細不可見。豈書之存亡。亦有幸不幸耶、
昔人謂蘭亭記絲竹管絃之盛一語。有重複之病。不知此
四字出自張禹傳。禹傳云。後堂理絲竹管絃。是也。論者
不識孟堅而譏逸少。多是不曾讀前漢書耳。
陶淵明閑情賦。梁昭明以爲白璧微瑕。宋廣平梅花賦。皮
日休以爲嫵媚語。不知萬物儷化四語。豈果以嫵媚卒

乎何蕭之誤蘇長公議之而皮之誤未有人攻之者可見作文固難論文尤難

劉松作碑銘不慮思道思道多所不解後思道師邢子才讀書爲文示松松亦不甚解乃歎學之有益然則爲文貴其難解耶夫搜秘炫奇可迷俗目可賈虛名不知理義既無發揮心術則已大壞不可不辨

昔人作文但言所長則其短自見或言一人之長則一人之短自見猶有忠厚之意焉晚近世好于文字中譏訐人甚者至于罵詈吾聞罵詈成文章不聞文章成罵詈也此習不戒必有以筆舌賈禍者

今人寄遠書。凡通顯者。不必親書。或欲致親厚。益以副啓。乃用手書。然則前書必套語。似亦可省也。且令貧士答一書。便是兩書。倩人則無可倩。自作甚難。昔張紘傳記紘與孔融書。多自書。融答書云。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見其人。則知古人之書。不必皆自書。亦不必以人書自書爲厚薄。而一啓之外。加以一啓爲畫蛇添足也。

葛洪自序云。大塊禀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李白春夜讌桃李園序。有曰。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蓋本諸此。

向平。一云尚平。范丹。一云范冉。李密。一云李虔。古人姓名且不免有誤。況其遺事哉。要之讀史者。不可盡信書也有同時而姓名相同者。漢有兩韓信。太史公以韓王信別之。亦有兩宋弘。一哀帝時中常侍。一光武朝名臣也。魏有徐邈。乃稱中聖者。晉亦有徐邈。乃答會稽王道子以節儉清脩爲暢者。又有三李密。一上陳情表者。一李元忠族弟知醫者。一隋末起兵爲唐所戮者。漢有朱買臣。梁亦有宣猛將軍朱買臣。同時又有閹人朱買臣。乃按劍請誅宗黃者。亦有同時而姓字相同者。漢有兩杜子夏。以大小冠別之。有同字者。東方朔字曼倩。售不疑亦

字曼倩。于定國亦字曼倩。楊雄字子雲。谷永亦字子雲。石顯字君房。毋將隆亦字君房。侯霸亦字君房。司馬相如字長卿。夏侯建亦字長卿。施讐。孟喜。俱字長卿。司馬遷字子長。李尋亦字子長。陳湯字子公。田廣明亦字子公。晉諸葛恢字道明。荀闓亦字道明。蔡謨亦字道明。當時有中興三明之號。張茂字偉康。丁潭字世康。孔愉字世康。時人號曰會稽三康。張玄之謝玄。時稱南北二玄。顧榮賀循。皆字彥先。字亦有一字者。若項籍字羽。袁盎字絲。朱雲字游。眭弘字孟。蕭咸字仲。敬德字恭。顏之推字介之類。有三字者。若張天錫字公純嘏。崔弘度字摩

訶衍之類。若慕容廆字奕洛瓌。高歡字賀六渾。斛律金字阿六敦。則皆夷音。不可以為常也。有字與名同者。若任孝恭字孝恭。庾仲容字仲容。魏蘭根字蘭根。孟浩然字浩然之類。梁元帝嘗著古今同姓名錄。惜不得見之。

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為後。春秋書莒人滅鄫。賈充以韓壽子謐為後。事實類此。秦秀以為悖理溺情以亂大倫。是矣。然以呂易嬴。以牛易馬。古今亦不少。更有合二姓以為一人。不知出何典也。

漢魏間人所謂為之語。有二句者。若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若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是也。有一句者。若道德彬彬馬仲文。若五經無雙許叔仲。若五經紛綸井大春。若五經復興魯叔陵。若解經不窮戴侍中。若說經鏗鏗楊子行。若避世墻東王君公。若殿中無雙丁孝公。若德行恂恂邵伯春。若關東觥觥郭子橫。若德行堂堂邢子昻。若洛中英英荀道明。若關東大豪戴子高。若居今行古任定祖。若後進領袖有裴秀。若凝然希言汪應元。若人中爽爽何子朗。是也。然皆以第四字叶第七字。即如古之與祖。豪之與高。皆此類也。惟無雙之雙叶叔仲之仲。不可曉。意必以他音叶之。又若渤海赫赫歐陽堅石。及二王當國。羊公無德。若衛玠

談道。平子絶倒。若任達不已。幼輿折齒。若洛中奕奕慶
孫越石。則又以四字爲何爲韻也。
萬石之名。人但知石氏父子。不知馮陽八子皆二千石。亦
號萬石。秦襲爲潁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爲二千石者五
人。亦號萬石。兩漢萬石之名固非止一石氏也。
袁盎得免于吳軍之因。以侍者。陰鏗得免于侯景之亂。以
行觴。不獨絶纓事也。亦可見委曲體人之情。自是美節。
史事多相類。人知邵平罷侯種瓜。而不知步騭早年亦種
瓜自給。郭原平亦種瓜。人知時苗留犢。而不知羊篇亦
有留犢事。王遜亦有留駒犢事。人知檀道濟量沙。不知

晉胡彬拒秦已有量沙事。人知何武去後見思。不知羊玄保亦去後見思。人知蜀先主垂手過膝。不知慕容垂李祖昇梁宣帝宇文泰皆垂手過膝。人知馬良白眉。不知劉曜亦白眉。人知季友有文在手曰友。不知梁武亦有文在手曰武。隋文亦有文在手曰王。人知張巡殺愛妾以饗士。不知前此臧洪亦有此事。人知蘇軾有金蓮燭送歸院。而不知在唐令狐綯召對含春亭。亦有此事。人知漢有郅惲事。不知王淵聰在平朔門拒姚興夜歸張耀居守夜拒北齊王事亦相類。劉禪之有北地王諶姚泓之有佛念。事亦相類。衛青為平陽侯家奴。能翹爲

石崇蒼頭。許丞重聽。陳頵耳聾。二事亦相似。緹縈之請贖父刑。玉秀之乞葬義康。事亦相類。英布當刑而王。與韋昭達墜馬鬢角小傷。及中矢眇目。俱驗相者言。亦相類。

郭景純青囊秘書。自是堪輿占筮之術。不知後世何緣用之為醫家言。考顏弘之傳。求蚺膽療嫂不得。忽有青衣童子持一青囊授之。開視乃蚺膽。豈後世因此遂用之醫耶。

王祥魚。姜詩鯉。顏含蚺膽。劉殷堇。滕曇恭瓜。皆得之于孝友感召。孰謂天道遠哉。

楊氏自震至彪世爲三公不獨以人爵尊也郎脩不克令終亦大德不踰近世非無奕葉八座顧名者既不足致大鳥而存者又皆小草子孫愈趨愈下曾市井之不若而猶以門閥自豪悲夫

座無尼父安辨顏囘今人好議論人長短譬如身不在堂上而欲論堂下人曲直已爲有識者所笑顧有疑心信耳者惟其所低昂而高下之何異矮人看場按圖索駿尤可笑也

昔袁淑録有跡無名者爲真隱傳隱而真寓意微矣若漢龔勝名節有老父來弔哭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

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爲誰劉宋衡陽王義季出畋有老父被苦而耕左右斥之老父曰盤于遊畋古人所戒今陽和布氣一日不耕民失其時奈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農也義季止馬曰賢者也命賜之食辭曰大王不奪農時則境內之民皆飽大王之食老農何敢獨受大王之賜乎義季問其名不告而退凡此類皆所謂逃名肥遯者也至今令人想望丰采晚近世有片長寸善輒汲汲皇皇惟恐名之不聞于人豈亦未聞斯人之風耶

西京末老人哭龔勝曰膏以明自銷薰以香自燒東漢末

陳留老父止去官。泣曰。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語意相類。而二老俱不傳其名。是真能藏名者也。

龔勝之死。有老父來弔哭。莫知爲誰。孫晷死未及大斂。有一老父不道姓名。撫棺而哭。哭止便出。容貌甚清。眼瞳又方。此二事頗相類。

楊囧答王顒問宅以爲傳舍。與蓋寬饒語亦脗合

臧洪爲張超死。而陳容爲洪死。邊榮爲沈攸之死。而程邕爲榮死。皆所謂一日殺二烈士。

先秦之嫪毐。後秦之李威。其與漢之審食其。一也。

初苻堅國中有謠言云。誰謂爾堅石打碎。故桓豁名子皆以石。欲應之。後堅爲謝安石謝石所破。秦始皇因謠言亡秦者胡。故築長城以備之。而不知胡亥亡秦也。即二秦事。讖亦有驗哉。

史書中。若孔明不用魏延計。孫權不用朱桓夾石斷車之計。桓溫不用郄超徑造鄴城之計。事略相類。

馮諼市義。汲黯發倉。全琮散米。劉頌賑貸。范純仁麥舟。事亦略相類。

祈奚免叔向。貫高明趙王。辛慶忌救朱雲。是儀免刁嘉。吳範免魏騰。其急人之困。事殊心類。

荀息之死奚齊。蔡邕之哭董卓。向雄之乞葬鍾會。荀闓之乞葬齊王冏。劉蔚步持長沙王乂之喪。盧志隨成都王穎。均之可謂忠于所事。未足深過也。

史稱嬰母知廢。陵母知興。若趙括嚴延年潘岳劉琨之母。皆可以言知廢。

新城三老言順天者昌。逆天者亡。而申屠剛以爲順人者昌。逆人者亡。蓋天人感通。本無二理。其言雖有異。其旨則不殊。

王莽女爲漢后。楊堅女爲周后。皆能矢志完節。事頗相同。

韓信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傍可置萬家。

王濬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欲使容長戟旗旛。于公高其門。令可容駟馬車。陳顆因父立宅起門。曰當使容駟馬車。此等事實相類。

荀氏八龍。溫氏六龍。卞氏六龍。王昕兄弟俱風流蘊籍。人號九龍。此類甚多。

扁鵲醫術。受之長桑。子房兵法。得之黃石。郭璞卜筮。傳之郭公。事跡畧相似。

桓譚為漢帝鼓琴。而宋弘責之。張尚不為孫皓鼓琴。而皓不能強。戴逵不為武陵王晞鼓琴。而晞不能害。嵇紹不為齊王鼓琴。而冏莫能難。范曄不肯為宋主彈琵琶。必

待宋主歌乃彈歌止彈亦止可見士當自有執持。

任子雖因父得官然頗作爲何如若汲黯李德裕皆任子如此氣節如此功烈科目中亦便未易得。

胡母輔之好豪飲其子謙之醉字其父曰彥國年高不宜過飲輔之牽與俱飲盡醉王導與長子悅奕棊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爲爾張鎮謂其子曰吾不如汝有佳兒鎮孫憑曰阿翁豈宜以子戲父夫父子雖天性之親以碁酒言語相狎侮如此得無嘻嘻之吝乎然以晉人風度擬之今時之睽乖者則大有間。

黃霸治郡稱最而拜相則功名損公孫述少年兼攝五縣

而不能有全蜀。龐統蔣琬非百里才。可見才之大小不相兼如是夫。

和士開恃權。求平鑒愛妾劉氏。鑒即送之。仍謂人曰。老公失阿劉。與死何異。要自爲身作計。不得不然。此是以石崇綠珠事爲鑒也。喬知之既能鑒崇法鑒借多二詩與碧玉。遂亦不免。

阮仲容素幸姑之婢。姑當歸夫家。初云留婢。既而從去。仲容聞之。遽借馬追婢。既及與。婢累騎而還。郭景純愛廬江主人婢。無由得之。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請景純爲卦。景

純言君家不宜畜此婢。可于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巽純陰使人賤買此婢。乃陽爲符投井中。主人見赤衣人皆反縛投井。主人大敬愛景純。不知爲得婢計也。二事可並爲解頤。

左雄薦周舉而舉劾雄。雄曰。引君所以自伐也。崔洪舉郤詵而詵奏洪。洪曰。是挽弓自射也。楊素薦梁毗而毗絕素左右。素曰。舉卿適自罰也。特形諸言耳。未始讎之也。然律之趙宣子。謂可賀我者。已不相似矣。乃有恩門生論己而以盜賊詈之。豈于古人之事未之聞耶。

趙苞靳乞之不顧其母。邵續之不顧其子。非不可語忠義。

然非人情。在中行必有思患預防之術。不至臨難傷天倫也。

王陵趙苞事相類。而苞嫌忍心害理。無旁行之權。徐庶周彪事相類。而彪嫌危言危行。非處變之道。

昔人謂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予謂父子天性至親。其視猶子。自是有間。第五倫夜起之言。乃至情之不容僞者。當患難而棄其子。非人情。不可近也。矧繫之于樹。絕其奔從乎。其無後也固宜。張範以陵易戩之事。亦復近之幸而兩全耳。夏侯淵以歲凶棄其子。活其亡弟之女。知有義而不知權衡其義也。

昔人謂至人無夢。在上如黃帝。如高宗。在下如孔子。如莊周。可不謂至人乎。然夢華胥。夢良弼。夢周公。夢蝴蝶。果是無夢否。

人稱黃憲曰子國有顏子。稱謝尚曰此兒一座之顏回。人稱張華爲當今之顏子。郭奕稱羊祜爲今日之顏子。周續之通五經并緯候。亦有顏子之號。梁主以伏挺爲顏子。陳惠雲法師以徐陵爲顏子。漢人稱張霸爲張曾子。梁人稱滕曇恭爲曾子。隋人稱裴叔卿爲裴曾子。王衍自比子貢。而譙周門人稱羅憲爲子貢。文立爲顏回。陳壽李密爲游夏。雖當否未可知。而語獨相類。

孔子之辨萍實商羊獱羊可謂生知矣至後世若東方朔之識騶牙劫灰蔡邕之辨爨桐琴音邕女之知絃絶張華之識海鳧毛白龍肉鮓化雉雷煥之識劍氣郭璞之元之許鮫鯉豈皆生知耶

劉毅嘗散齋而疾其妻省之毅便奏加妻罪而請解齋可見此事不獨太常也然妻有過立加杖捶殊非人情而傳推其公直誤矣

臨淮王初名亮因避穆紹父諱求改名詔以王常以苟文若自況改為彧字文若于彧亦字文若又如李覿字元凱三人皆六朝人相去不遠皆有相如慕藺之意

虞潭將討沈充義衆雲集時有野鷹飛集屋梁衆咸懼潭曰起大義而剛鷙之鳥來集破賊必矣後果破充劉裕征鮮卑攻廣固忽有鳥如大鵞蒼黑色飛入帳中佐史駭愕以爲不祥胡藩起賀曰蒼黑者胡虜之色胡虜歸我大吉祥也明旦攻城陷之此事與謝艾因梟鳴牙中而知剋敵之兆孝恭以取水變血爲敵人授首之兆可以並觀嘉靖間譚司馬綸爲中丞適有胡平作亂譚將航海爲搗巢計一卒抱酒登舟而覆其瓶衆皆失色譚怒甚欲斬卒杜方伯拯從容起曰可賀瓶巳破矣盖以瓶爲平也譚遂釋然因取勝以歸予友王玄静時爲其

下僚。目擊其事。向予言之。千載上下。事有相類如此。

庾悅之之于劉毅也。毅既先至東堂。又自言身又躓頓。嘗一遊集甚難。君如意人。無處不可為適。聽如此語。便合讓之。悅之既不答。而子鵞炙之索。已似試之矣。悅之復不答。則悅之目中。固未嘗有毅也。迨毅既貴職任相臨。符攝嚴峻。數相挫辱。亦報怨之常。而悅之疽發背死。亦不知自反矣。謝景仁之于劉裕。則有人情所難能者。當時謝已貴。而劉固未遇也。留與共食。已云折節矣。剋食未辦。而君之召命續至。雖舍之而去。亦不為簡。景仁乃云。王上見待有方。我欲與客共食。豈當不得待。竟安坐

飽食然後應召。裕感之，故義概聞特見親貴。已上二事，同列一傳，而傲物下士之報，迥別如此，凡為如意人者，可以自省矣。今人遇躓頓人，鮮有不為悅之者。若方為具飯，而有一二熱人至，且將揮而出之矣，豈有詔命相召，而不倉皇失措者哉。

劉峻與秣陵令劉沼書，庾亮與僕射孔坦書，皆是答之于既歿之後，二事頗相類，亦足以見古人不以存亡易心也。

郭解之客殺人，公孫弘以為解雖不知，甚于解殺之，故儒先以為得大臣之體。嘉靖間以徵沉鍊而罪楊順路楷

是矣。然順楷解客也。爲解者在嚴氏父子。惜當時不以世叢償錄之必。而乃以他罪罪之。

有二偷入蔡齋室。齋聲若雷震一呼。二偷驚必。有偷入王獻之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氊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盜驚走。一何勇壯。一何從容。豈偷之所遇有幸不幸耶。可發一笑也。

尚左尚右。當有定體。不知今時何故分南北禮。禮乃一定之制。豈有當大一統之時。而可爲南北之分乎。是在一道德同風俗者所宜究心也。

嘗聞前輩云。有一狂人自稱賣地理者。其言曰。爾也若我

也看。自有天然地一段，重重包裹在中間，不須錢買人不見。人多疑而笑之，不知乃真人傲世之言。即陰地不如心地好之謂也。

延陵薄葬，孔子以爲達禮；華元厚葬，春秋以爲不臣。奈何爲人子者，知欲厚葬其親，而不虞冢中幽鑿，膏用明煎也。士安以籧篨束體，王孫以布囊繞尸，固人情之所難。若謝貞薄板周身，坎山而埋，韋覆舊衣，成斂牛車載柩，刁雖折厚葬薄葬之衷，自是可法。近日憲副金孟陽先生清素貞介士也，享年七十有八，先其未病時作家約，甚得此意。

丁奉宅凶後周顗蘇峻司馬秀臧壽皆居之以罹禍王僧辯不信請以爲第築未居而敗可見堪輿之說亦不可盡廢但當避凶不必要福耳若乃伊氏占吳明徹墓以葬日有乘白馬逐鹿者爲驗則吾不貴也

何點初矢志不娶既老乃娶孔氏女吳國張融爲詩嘲之曰惜也何居士薄暮遘荒婬成弘間孫太初至吳飄飄然有凌雲之氣人疑其仙也已而婚湖州施氏不半年而卒識者有遺憾焉何千載上下相類如此

吾吳號煩劇往歲太守吳公以賢能稱無何入爲大中丞撫浙竟以兵變去乃知毋將汚于冀州孫寶撓于定陵

建文朝齊泰黃子澄用事。任意變更。後靖難兵入。束手遁逃。雖非奸臣。亦非忠臣。明甚。吾吳有習爲狡詐者。冒爲其後。刻石埋地。引火掘出。借口鄉官以欺申明府王兵憲。遂立表忠一祠。與姚太守善同祀。不知姚肯享否。自此詐得行。後祖其術。刻石埋地以欺愚夫。更有可笑者。

隋劉臻位儀同三司。躭經覃思。性多恍惚。至于世事。每有遺忘。時有劉訥者。亦任儀同。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嘗自省中出上馬。從者問安往。臻意欲詣訥。答曰往劉儀同家。從者謂欲歸也。乃引之至家。既扣門。臻尚謂是訥所。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之門。

孫驚曰。汝亦來耶。此事與稗家所載本朝陳也罷能事大相類。但劉云于。陳云妻耳。豈事果同耶。抑好事者襲陳迹而新之耶。

左慈于吉之術。皆足駭俗。曹操不能無惑。而孫策則奮劍不回。乃知策眞英物。非操所能及也。

後漢耿況卒。其子國以次當嗣。乃上疏言先侯愛少子霸。固自陳讓。卒以霸襲侯。然國身至大司馬。可不侯。侯而貴。而二子兼襲。各自以軍功封侯。天固償之矣。克讓自是美德。而人鮮能之何哉。

爾朱仲遠之鎮東都也。以事捕魏悖。悖偶出外。執其兄子

胤而去。惇聞哭曰。若害胤。寧無吾也。乃見仲遠。叩頭乞以身受罪。仲遠義而釋之。吾奚顏孔章者。画士也。有兄罣于吏議。逮捕甚急。逸之留都。兄子見執。孔章挺身出曰。童子何知。我其親弟。奴且往代之。竟繫獄以免兄子。踰月。兄始歸。亦倖免。誰謂今人不如古哉。

後漢河內野王山有龍死。長可數十丈。襄楷以爲龍能變化。不當死。因舉秦始皇時祖龍死之兆。及舉王莽天鳳間黃山宮死龍之詭。言爲證。近年中土治河。得死龍。潘司空以爲瑞而上其骨。豈死龍在古則爲災。在今則爲瑞耶。何古今人所見不同也。

漢末洛陽婦人生子兩頭當時以爲漢祚將盡天下有兩王之徵劉聰時光義人羊充妻產子二頭趙太寧間西明門內樹變爲人形鬚髮具備爲歛手之狀惟無目鼻近日作節多生小人頭自崑山至太倉皆有之見者咸來說不知此時何緣有此也

晉史諸葛長民將及干難壁間有巨手見長七八尺臂大數圍令人斫之豁然不見初疑爲左史好誣之類近有松陵陳文學向予言館村一婦至圃中採蔬地中忽出一手長二三尺許手背綠色手心純紅牽婦衣婦驚大呼衆爭以鋤擊之得解迨扶婦救甦手已不見與諸葛

事略相類。未幾而簡村榷大水。

昔人氷山之說。乃是喻言。近日楊舍居民。夜聞隔河有聲。若衆喊呼狀。意疑是盜。不敢出。但于隙中窺之。見隱隱有火光。明日。河中成氷山二座。亭謝堦級闌干。種種皆備。有城中好事者買舟往觀之。躡草屨可陟其巔。雖人力為之。亦不能迅速曲折如此。經月始泮。亦大異事也未幾而江陵敗。

晉暨陽人任谷。因耕。息于樹下。忽有一人着羽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積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近事亦有相類。

續漢書建安七年。越巂有男子化爲女。周群以爲哀帝時亦有此。將易代之祥也。至二十五年。獻帝禪位魏氏。劉曜時。武功男子蘇撫。陝男子伍長平。並化爲女子。叛亂世宜爾也。嘉靖末年。山西男子李良雨。變爲婦人。不知盛世何緣有此。予疑其妄。遇一山西友于棘闈問之。云是其佃戶李良雲之弟。因述其不誣。

嘉靖間。楓橋瘍醫龔氏。有大龜。作人言。萬曆初。史文學傭工人。居龍驁。家有母雞。作人言。乃知石言于晉。不爲妄誣。

洞庭西山一老人。殺其妻而食之。三老縛之。白于縣。郝明

府鞫問第云有之而已亦自不知所以然也此事與後漢書建寧三年河內婦食夫河南夫食婦相同

齊門外靈殿寺有大銀杏樹約二抱為土人徐鑰氏所購欲伐之方舉斧樹根出血樹上有聲而鑰家火發遂不敢伐久之復為從兄嗚伯所得竟伐之今不二十年徐氏與從兄俱絕祀業亦銷滅殆盡孰謂草木無靈哉

國初蕭山來氏有女受聘未行而寡此女矢志不移至七十八歲坐化臨終書一偈云七十八年活計今朝撒手歸宗得個無邊三昧依舊明月清風今其墓尚在予今孝廉君選為九世祖姑故嘗向予談之然此事尚未登

郡邑二志。特筆之以備彤管採遺云。

世廟初。欲賜第顧文康。文康辭焉而請城崑山。一時崑人咸以為勞擾。不二十年。倭夷犯崑。攻城不入。然後知德文康云。

國家用刑須當。方足以服死者。亦足以警生者。嚴世蕃罪自應死。然坐以謀逆。則其所無。律有在朝官員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者。斬。若坐以此條。彼復何辭。

至元甲午。每月節氣。俱應月數。如正月節氣在初一日。二月節氣在初二日。以至十二月皆然。元史可考。今萬曆甲午亦如之。第差一候耳。若彼以立春正月節。此以雨

水正月中之類是也。嘉靖壬午七月二十五日。風潮大作。西樵野記記之。至萬曆壬午亦然。但七月十三日耳。豈皆氣運當然耶。有明于天之道若李淳風者。必能知之。

本朝史學。不無資于野史。若吾學編成一家言。其遜國紀尤爲有見。第理學名臣之言。不免添足。既曰名臣。而復加以理學。豈其餘名臣皆昧于理者耶。不若入儒林傳爲妥。

盡信書。不如無書。于紀載尤甚。祝希哲作野記。至天順初年事。多庇武功伯。人咸信之。不知武功乃希哲外祖也。

孔子謂非其鬼而祭之。又謂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可見世間未嘗無鬼也。何王仲任論衡。以爲非人死精神所爲。皆意念存想所致。若袁盎之于晁錯。田蚡之于竇灌。謂之存想則可耳。至以彭生之大豕。爲齊襄存想所致。然則從者皆見之。豈從者亦皆存想彭生耶。草中老人之亢杜回。回見之而躓矣。回豈嘗存想此老人耶。魏顆方倥偬之際。豈嘗存想及老人耶。陸士龍見王弼而與之談玄。初不知爲弼冢也。亦豈嘗存想弼耶。又如梧丘龠亭。初不知有此事也。及夢而求之。求而得之。謂之非人死精神所爲不可矣。亦可謂之存想耶。阮瞻素執無鬼

論。毋自謂此理可辨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言及鬼神之事。客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于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失色。後歲餘卒。此事可爲左證

鬼神事不可謂盡無。亦不必謂盡有。孔子答季路之說。自是萬古定論。若溫太真牛渚磯然犀照水怪。于令叔生父婢于墓中等事。豈可爲常。近日城西有還魂之奇。城東有請仙之驗。傾城嚮之。至能動邑大夫。予則不敢往也。

京口有一丁姓者。戍籍也。其人客遊燕。途遇一壯士。與之結

為姦友。未幾。其人以盜敗繫獄。丁往省之。盜云。我尚有數百金藏某所。君往取之。來營救我。如不可救。幸為我給衣食使用。我死。君便棄我。餘金任君取之。丁利其滅口也。反以其金賂獄吏。斃之獄底。越三年。丁自燕歸。舟中忽倒。已而大叫。自言是盜。大罵丁。并述為丁所害故如右。同舟人方知丁有負心事如此。乃相與跪拜而祝之云。丁自害君。與我輩何與。今君殺丁于舟。重為我輩累矣。盍緩之。鬼曰唯唯。我當先至其家俟之。語畢。丁遂甦。乃抵家。同舟人咸微察之。初無恙也。三日後。忽復大叫。仍述前所言。取鎚自鎚落齒。家人奪之。則擭刀自戕

其胸。又奪之則以指自抉其目睛盡出。血流被面。觀者塡道。予亦往觀之。或戲問云。汝既有冤欲報。何待三年。鬼云。我向繫獄。近得赦書乃出耳。已而丁覓亦死。夫盜賊之人。宜若魂魄易散也。而尚有靈如此。孰謂死者無知哉。所謂赦書。蓋是時是隆慶改元也。

予友顧名甫。自常山學諭。遷國子學正。歸路經錢塘江。夜投宿店。遇一舊識武林俞四者。與之周旋同夜酌。云此兒家姓丘。故代爲支客耳。詰旦送之出門。名甫抵家。向予言。嘗于江上遇俞四。予故知俞四死已久。適坐客有顧三者。方往弔之而歸。共相視愕然。無何。名甫病作。竟

不起然則所謂舅者。豈柩耶。丘者。豈丘墓之謂耶。

福寧州一夕有穀飛來成堆。其獅象牛馬之狀。堆堆可数民不敢取。一夕忽飛去。殊駭聽。惜不遇莊實知伯。商羊知水者。相與評其災祥也。

萬曆丁亥八月二十日。半夜大雷越三日。蔣少泉自角直入城傳説其鄉一人載母同出借米得五斗。歸至吳淞江乘母就江中洗手。擠之入江。人無知者。歸已暮。遇雷雨傾澍。令妻以大缸覆已。妻疑之因語之故。語未畢。忽失所在。明日。其人擊死江岸。與母尸相倚。而口含母乳。孰謂天道遠哉。觀此可爲不孝者戒。

程氏青布店。有一染匠。薄暮往九娘墳閒步。見一美人行野中。匠隨視之。遂相顧盼。逮夜匠還店宿。則美人至矣。叩之。駕言主人之妾。夜至曉去者經月。匠面土色。語失序。衆訝之。爲請救于道士徐期賢。徐嘗從龍虎山得降魔術。乃爲書符作法。未及一周時。匠已死。衆驚奔告徐。徐曰無傷。對理耳。行且甦。衆疑信半。俟至五更。匠甦矣。問之。曰我爲城隍攝去。與某氏陰魂對理。神責氏不合以游魂迷惑生人。牒發酆都。責我不合輙起婬心。笞二十。放還驗之。二腿杖痕方新。病遂愈。即此可見一念之差。足以着邪。可不愼歟。

隣人陳竹匠病疫甚忽若游魂至一公府前見門内鎖數人東隣鈕賣肉及家奴張倖在焉門外隸人謂陳曰汝無事至此宜速歸歸則在枕席間因向其家言時鈕與倖無恙也匝月陳病起猶屢向人言之予亦聞之以為病熱妄見識熟人耳無何鈕病倖亦病相繼而亡然則所謂陰司者非耶

吾宗老蒼頭張坤居北寺前病膝癱不能履地一日至顧家橋登丁少參門尋其姪姪蓋丁臧也適有事呼之不能即出坐與其隣話久之曰吾腿痛不能待歸矣明日訃至姪曰昨在此何遽死訊其家在牀褥者四十餘日

矣何緣出門但昨在林口中喃喃若問姪耳太白書大
都生竈之出衆皆見之自非眞知鮮不以為好誣也
友人師子喬謁選吳庠生也家城中一日欲造吳恭先在
專諸巷遇其友金某與之携手登城遊邏敘話復下城
出閶門至渡僧橋別師過橋抵吳吳迎謂之曰聞金某
歿乎已遣人往視之矣師笑曰適與同行出城寧有是
哉吳亦疑之及吳使返命云金官人果歿矣尸停某處
[illegible]試其服飾一如師所見衆愕然師亦失色無何
[illegible]信義人也親向予言之方以為果然
先[illegible]寶髮月作希網中一巾僅僅可數日郡人爭效

之。魯望嘗戲予云。尊公盛德。特以希網巾變俗。似白璧微瑕。予應之曰。郭林宗折角巾。謝安石蒲葵扇。王導紫穿角履。獨孤信側帽。亦可作微瑕否。舉座大笑。

琴川徐司空。姻家也。一日過予。適予謝公車。以居士服出見司空。曰。親家着此衣便無用矣。予答曰。吏憲未嘗登甲科。然廉頑立懦。寬鄙敦薄。不可謂無用。若彼蠅營狗苟以紏致大位者。自以榮身肥家為得計。不知生無益於時。歿無聞於後。乃無用耳。司空不能解。聞者撫掌。

郡中毛中丞[illegible]墓。[illegible]後[illegible]石繼流守之。以數畝之入給之。數年前。留[illegible]立一户。近毛氏子孫始訟之事

至郡。當事者意左袒緇闔城同袍出與辨之。當事者云。立户已數年何不于五年六年間辨之。予對曰。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未聞有責其五世六世不復讐者。當事者不覺失笑。

嘗覩勸學文。如云學則庶人之子爲公卿。不學則公卿之子爲庶人。如云千鍾粟黄金屋顔如玉。是未勸之學。先教之以計功謀利。不知學之謂何。而營營于此。以此自勉。亦不過爲今之學者耳。必如勿謂今日不學而有來日等語。始得學如不及之意。

古人謂勞于求賢。言求賢之難也。今糊名易書。則以記誦

僥倖而甚者至賄賂關節將鄉舉里選則以矯激釣名而甚者乃干謁夤緣。

科場命題多有見主司賢否底蘊者若張桂用事時方韓二公以君子尚德二句富貴不淫三句命題便自寓不詭隨意迨後有握權者諸子相次登顯要遂無說法曹屬而命題亦多逢迎此與褚淵王儉輩何異其不爲何黜冷者幾希。

有一主入試嫌硯重問硯工何物可輕硯工云惟漆杳作硯甚輕士子曰我知之矣我聞莊周爲漆園吏當向彼求之矣而求諸周周曰汝要漆儘奉只怕人不識若漆

査都被諸公偷盡矣。此雖戲言。似有所指。

永樂間外國獻麒麟凡四。嘉靖甲子。應天鄉場曾以命題作表。隆慶初年。濟南有獲麟之事。徐子與親向予言之。近日江令君以公務至句容。復聞鎮江獲麟。然則昌黎所謂不嘗有于天下者非耶。安得辨騶牙晏儁博物司空與之論此。

萬曆丁亥以來。文體漸變。至乙酉丙戌間。則專尚詭誕濫觴極矣。識者憂之。無何。沈大宗伯以士風日媮。文體益壞。疏請嚴禁。約以正人心。謂取佛經道藏摘其句法口語。而用鑿朴散淳。離經叛道。以空虛不實講爲妙。以艱

澁不可讀爲工。用眼底不嘗見之字爲博聞。道人間不必有之言爲玄句。句苟奇矣。理不必通。辭苟新矣。題不必合。青天白日之下。而爲杳冥魍魎之談。皆切中時弊。得肯着實舉行。士風之變。端有望于此。疏可與孟子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同功。今時亦不獨時義之弊爲然。第大宗伯言未及之耳。其作俑。其逐臭者。當于平日之氣求之。

論書須觀古人墨蹟。若石刻得筆意者絕少。蓋石工與書家。自是不同。昔人謂魯公書多自刻。有以也。予書固拙。又不幸登石。多遇拙工。若縣學關廟去思諸碑。全是石

五本相。自予視之。亦不知為何人書也。矧古人書刻。屢經摹搨。即存什一于千百已難矣。可盡信哉。

按立碑有禁。真古之良法。晚近世守宰。凡以超擢去任。即有去思碑。撰文刻石。不俟其人之去。或其人搨之。携以行。一以獻諂。一以干譽。徒為識者捧腹。如有持正不合。左遷而去。或便解組。即德惠在人。亦未嘗有碑。斯民果直道而行者哉。

予纂文選註既成。客有持示一貫游。貫游初不知為何書。及閱其目。云張君誤矣。既云文選。安得復選有詩哉。客以其言語予。予曰。此事當問蕭君。不干張君事也。聞者無

不失笑。

類書數種。頭緒頗多。若事文類聚。本一書。而又分為六集。尤為繁碎可厭。予初意欲合数書為一書。更加刪訂。去重補闕。似于藝苑不無少益。第早年中歲困于佔畢。今既遲暮。精力不逮矣。安得有後進好事儒者。成吾志哉。

古人謂石脾入水則乾。出水則濕。夫出水而濕。物性然也。入水之乾。從何辨之。明理者可為捧腹。

讀何李集。知二君少甚相得。迨才望並盛。各立門戶。則李漸嫉何。何不覺也。聞何易簀時。囑門人以集序屬李。而相知者窺李之微。竟不以屬。殆亦有見。文人自立門戶

者。喜人効其口脗。便謂是他路裡人。無論果是如何。極口許可。若各立門戶。才望相埒。必遭詆毀。故有識者寧爲却掃。毋事游揚。

文太史詩。雖未必上媲開元。佳者亦不失大曆。何後生小子。疾其名高。但據未選之集。極口詆訾。迨國博郡博之作。但謂之文家詩。今觀壽承妾家住近江淹宅。曾讀銷魂別賦來。休承五百年來幾摹本。翠禽猶在最高枝等句。及張公善權二作。亦各有致。可盡訾乎。太史女嫁王子美者。更好學。號爲博洽。亦能詩。嘗作明妃曲。有云。當時只擬殺畫工。誰誅婁敬黃泉道。即收之彤管。豈讓前

人。

王子美夫人。乃文太史女。能詩。八歲時。太史課以守歲作。有小窓留得隔年燈之句。長益博學。多著述。晚年諸姪請其稿登梓。夫人笑而不荅。明日。則舊稿悉焚矣。我輩惟恐人不知。而汲汲傳刻。能無愧夫人乎。

陸黃門燦。嘗主試浙中。以建言家居。有門人來按吳。欲以二百金為黃門壽。而不敢。乘黃門有錫山之行。遣人邀其子延枝道此意。子懇辭不敢當。且曰。以此玷家君清德。罪大矣。夫能使門人欲壽之而不可得。又能使其子不敢私受人之壽。非清高素著然乎。王吏部穀祥。家居以

清德爲郡侯所重。時郡録儒童。有王姓者見遺。持百金請王認作循子。爲續取計。王曰。我貧甚。豈不欲得百金。奈生平何。請者曰。引掖後進。自是美事。何惮一執筆。王姑許之。明晨。請者來。王曰。我昨夜細思。無端得百金。恐無福消受。反生災禍。竟不肯爲執筆。即此二事。可想見前輩風裁。亦可見陸有賢子。今人不以爲矯。即以爲迂癡矣。

天水胡太守纘宗治蘇時。汲引後學。尤愛王公履吉。獨舉渼陸公浚明。追胡爲浙方伯。而陸以黃門主試。至會燕[illegible]二云。此時履吉。想亦南都舉觴矣。蓋履吉屢蹶。

談胡公。胡應聲云。昨夢榎吉中魁。吾想才如榎吉。必當作狀元。豈僅僅一魁哉。盖陸鄉會俱以春秋魁。故胡報之也。賢如陸。于未遇時事。且不能忘情。而胡則可謂敏給矣。

吾吳少叅王公庭。爲太守溫公景葵座主。溫在吳。每候王必有所請問。王惟言民間疾苦。或推轂後進。未嘗一言及私。誠人所難也。其後廟食鄉賢。子敬臣復以孝稱。亦可謂食其報矣。

憲副金公世龍。謝病家居者數年矣。一日。郝明府以賢士大夫見問。予首舉公。明府不知吳中有此士夫也。夫官至

四品。居城市。而能使郡邑大夫不知其名。非賢而能之乎。此真今時絕無而僅有者。

近來士大夫謝病。多挈一僧出遊。以表見其高。人見之。便謂是蘇長公佛印作用。不知高政不在此。若金公者。無僧亦高。

金公年近八旬。手不停揮。日以著述為事。然日惟食糕一二片。或腐湯一盞。如此者四五年。曾寓小園經月。予親見之。其著述頗多。皆藏家塾。尚未登梓。

彭公孝脩。言氣和而不流。至不嫉人所長。不諱己所短。

一公弇州集。若詩文不無應酬。而可傳者自居十之五

六十考終之後。一子繼亡。而諸孫皆幼。近梓一集。又採掇羣驗六才之詩。將無可倚。不知天之報善人何以若是薄也。

大都命名。有可以覩人。彭孔加名其子曰安貧。周公瑕名其僕曰富貴。其志向不同如此。其人之賢否可知。

徐尚寶貞明。議開墾中原荒地。已有頭緒。不知誰沮之。竟爾中止。此議若成。則不惟江南賦稅可輕。而北方水道新疆曠野既田。盜賊亦弭。獨力任事。卒無成功。惜哉。

[illegible]梁材。初為申政府同筆硯友。迨成進士。既以親老。[illegible]請家居數年。終養謁選。則申已當國。顧猶以故舊目

處通春待教刺門者訝不欲通顧徐云第通之政府不
之罪出接以賓禮送之門視其登騎而從人知無此例
則騎已先引避矣賓主乆待適行者以政府送客故避
下馬乃牽其馬與顧乘之既別乃易馬而去當是時舉
朝嘲顧以為不知體而不知適以表政府之有容
嘉隆間吾吳有陳讓者郡中一老筭手也其人長于筭法
因精于天文言日月薄蝕災祥奇中予訪之再三不值
萬曆辛卯春偶與顧禮部弘任談及知向予訪陳時
方在弘任所弘任與予同鄉書最厚乃不知陳在彼可
惜也近聞弘任言陳嘗上疏乞正曆法因無援之者

遂不得久。然無子。弘任為之咨嗟云。其書猶有存者。弘任亦知天文。第筭法少疎。不能如陳之精。予勸令表章之。作今時靈憲。惜弘任謙讓未遑耳。

李固遊太學。人不知為郃之子。漢史以為美談。里中徐文學元瀛。為少宰公兄子。贈君冢孫也。篤學勵行。絕無驕貴習。出入惟一童自隨。人不知為少宰姪也。歲試隨高下。未嘗自通。即郡邑大夫亦不知為少宰姪也。或勸之。徐云。小試高下。正可驗學之進否。若自通。即得高等。亦自欺耳。若而人者。不愧李固。誠吳中士風所係。不幸短命。惜哉。

客有向予談冒籍事。有中式二次復擬問革者。予謂聖世立賢無方。不應有此。如李斯謂四君皆客之功。則敵國之人皆可用矣。況堂堂一統。莫非王臣耶。且若樂毅自魏。劇辛自趙。百里奚自虞。亦可以非土着而棄之耶。孔子之豨之楚。自是道大莫容。非以冒籍見擯也。客大笑。

桑落酒。相傳是九月九日作。水麴米皆以三十爲準。欵于桑落之辰。故名桑落。不知西羌有桑落河出馬乳酒。羌人張劉曆之晉宣帝時。嘗來獻。九月賜百官飲之。則此桑落乃地名。非時也。庾信乞酒詩有蒲城桑落酒。又

[illegible]客京師嘗寓智化寺。見方丈宏敞中供一像。祀之寺僧刻云　天順爺追想王振。祀之于此。此寺亦爲振建也。竊謂王振之罪。上通于天。土木之難。皆所釀成。向使虜不悔禍。則駕旋無日。使南遷議成。則豈能全盛至今日哉。是振之始禍。罪在萬世。上而反祀之。後人覩之何以示儆誡。宜黜去此像。以祀劉球于謙諸公。始于公論爲慊。

予昔讀書治平寺。寺僧定慧。閉戶耽寂。經禪之暇。頗事詩學。逮予歸讀園居。慧寄一詩。有嚴價由來三影重。楞伽自去一朝輕之聯。辭意妥切。大爲孔加諸君所賞。今園

寂已二十年矣。後來之秀，若微客輩，不可謂盡無其人。然肆言恠誕，狐假狼貪者，亦不少，可槩望哉。

方外之士，本不當在人間。有緇流假重縉紳，遨遊四方，妄自尊大，以炫愚俗。羣然拜餽之不暇。此而不禁，恐釀戕意外之變。

北詞有黃鍾、大石等調，然不可以律南詞也。南詞果有之，則東嘉諸君當先爲之矣。何近時妄以八音分別。若東風一夜滅一闋，亦自豔逸，即以醉扶歸、繼香羅帶、啓香柳娘，原無不諧，而乃妄加刪削，似小兒強作解語，癡人說夢之，又何異矮人看場。

予嘗見高則誠琵琶記草本。醉扶歸綵筆墨潤二句。改作詞源倒流二句。今刻本已從之矣。又見一本三不從做成灾禍一似天來大改三不從把好事翻成禍甚佳。惜未有從之者。亦不及刊定也。二改皆草書旁註。意必東嘉手筆。可見古人能虛心如此。予嘗購藏黃銓鷄上有東嘉贊云。匪金爾距。匪介爾羽。弗斷尾以自防。弗紀消之與侶。彼搏扶搖擊三千而上者。其適亦奚以異于汝孰能陰倉食頎叢卉。友尸鄉之老翁。以與爾居處者哉。且楷書亦精勁。人知其詞家。而不知其藻翰之妙也。

傳奇詞調俊逸。推琵琶記。事迹委曲。推荊釵記。香囊

不逮琵琶而事跡過之事跡不逮荊釵而詞調過之可並存也特荊釵相會處不佳後人改婦姑遇於舟中極有體面且其詞清妥愈于全本足以傳遠奈何荊釵以改而善而人傾喜其舊者三元以改而惡而人傾喜其新者後世皆矮人看場無惑乎舍鶩爲炙而嗜創痂也

紅線一傳雖虞初之談其說本于淮南子淮南子言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客有以偷之技願備一卒者子發當已授之左右皆諫及齊伐楚子發當之兵三却偷請自為夜往竊齊將之帳以獻子發明日子發遣人歸之云卒出採薪得將軍之帳使歸于執事明日偷復往取

其桃繼而又取其餐皆歸之齊將懼曰如是不去將取吾頭矣于是旋師而去彼所謂竊枕傷金盒全是用此此卽馬謖所謂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城戰爲下也友人梁伯龍據其傳填作院本詞調儘麗惜未發揮此旨

呂蒙正母劉氏與父龜圖不睦其妻自姓宋氏不知何人謬造綵樓記詞既醜惡且以母姓爲妻姓尤爲悖謬愚人有好之者可謂逐臭

姜詩傳奇云是學究陳罷齋所作雖粗淺然塡詞處亦有親切有味者且其能感動人似有裨于風化不可以其

膚淺而棄之也。

男子即已身不沾祿。于兄弟叔姪間有得科甲者。亦宜足爲家慶。乃有生忌心者。寧冒認同姓貴人爲宗攀援異姓貴人爲戚。雖傾家而不惜。婦人即身不生育。而妾媵產子。亦足以延宗祀。乃有生妬心者。寧至老無所依倚。仃孤苦而不悔。此舉世通弊。惜無有能開諭之者。

吳人以不潔爲賴細。蓋因敝屣二字讀作賴鮓。故誤用上一字而下則取本字耳。

陶侃謂樗蒱爲牧猪奴戲。想猪當是名所由始。而後世誤爲除紅耳。

昔人謂借書一癡。借與人書一癡。既借書而復還人書。爲一癡。予謂此說大誤。蓋夫已無書而借人之書。有樂取于人之意。已有書而借人。有與人爲善之意。借人之書。既得其益。仍復還之。不失信義。三者皆不得謂之癡也。癡之言一出。而有書者不肯借人。借書者不肯還人。雖欲借書。無從借矣。

詩聯卷下 終